

魏叔子文集

傳引

文章之體萬變而不可窮莫如傳司馬遷班固尚矣
吾嘗謂傳以傳其人紀其事故詳密者史之體也班
氏爲正子長極文章之工則闕然衆矣吾傳布衣獨
行士舉其大而已仕宦政事足取法得失關國家故
者必詳書不敢脫畧馳騁求工於吾文已也蓋以爲
信史之藉手云爾於表誌也亦然然自傳曰傳子若
孫請而傳之曰家傳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傳目

第十七卷

泰寧三烈婦傳

明右僉都御史江公傳

明同知潮州府宗公家傳

江氏四世節婦傳

大鐵椎傳

諸文學家傳

吳幼符家傳

朱翁家傳

朱參軍家傳

劉參傳

申公家傳

明忠襄蔡公傳

汪翁家傳

彭夫人家傳

江天一傳

王氏三恭人傳

秦節母家傳

明太常盧公傳

明龍溪縣涂公家傳

謝廷詔傳

吳孝子傳

朱將軍傳

新樂侯傳

知郟城秦公家傳

高士汪瀕傳

賣酒者傳

項節母家傳

明遺臣姜公傳

明御史何公家傳

安丘張夫人家傳

沈氏家傳

朱中尉傳

邱維屏傳

瓶菴小傳

許秀才傳

文學徐君家傳

訓導汝公家傳

獨奕先生傳

明益國府輔國將軍常佐傳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輩公傳

魏叔子文集卷之十七

傳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泰寧三烈婦傳

余云從此說起原委懷重

嗚呼自甲申之變烈皇帝身殉社稷皇后從天子死
一時若馬公世奇汪公偉陳公良謨皆妻妾同時死
節而海內通都大邑下至窮僻鄉婦人女子守身不
辱視彊死如歸以禧所見所傳聞不勝紀吾寧都蕞
爾邑有若職方主事彭錕妻李氏城破同夫自經死

東門曾氏一門三烈婦禧再從娘葉芊妻謝氏詒賊
自堪其喉皆禧所親見他或各氏無所考或久失其
傳嗚呼二南之化亂離板蕩之日抑何其速且遠也
節義之故夫豈不以一人哉禧讀新城孔鼎紀泰寧

李氏事最奇特其二妾從死甚烈作三烈婦傳

便、感、愧、愈、覺、起、論、之、情、悠、揚、不、盡、

李氏者逸其名及其家世蓋泰寧縣

諸生廖愈達

之妻也好讀書通詩書大義愈達嘗學制舉業寒暑
每旦至夜分不少輟李氏辟纊以待然嘗有不豫之
色愈達怪而問之數不應久之目愈達曰君尚無子

子與科名孰重愈達慙然於是勸愈達納汪氏女爲
妾數年又無子更爲娶張氏而愈達益事制舉業不
樂家居築別業于隔河石壁下李氏每女紅閒則持
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坐東西向爲講
章句大義旁及古今貞淫善惡感應事二妾遞當日
供茶果餌以爲常愈達一日自別業歸聞講書聲駐
戶外竊聽李氏則教二妾識仁字語諄復不休已愈
達入而笑李氏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
求生以害仁歲丙戌愈達挈家避亂石輞之新塘坑

于寓室得國變錄一冊愈達取閱之瘡作中止李氏
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予昨夜讀國變錄
甲申三月十八日簡討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爲厲

鬼殺賊夫人耿氏曰妾則請從十九日聞城破耿夫

人執榼承飲請偉共酌畢五拜起偉縊于右夫人縊

于傳中

又出一小傳

寫次如

一画

于左夫人旣引頸就帛忽顧偉曰雖顛沛不可失夫

婦之序乃皆出帛易左右位縊以死李氏語至是哽

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主人婦疑

愈達妻妾失歡競來慰藉卒不知爲何事八月三山

失守九月初三日敵兵逼新塘愈達攜妻妾同鄉人
夜走南石砦砦素號天險四壁牆立遠近薦紳富人
處其中明晨敵兵前後攻砦門甚急砲聲震天地砦
中人欲竄徙他去愈達亦率妻妾至砦口則萬人奔
擠不得下李氏謂愈達曰君何必出砦門出砦門者
吾三人事耳愈達曰汝輩顧得出未及答羣呼兵自
後門入李氏卽從砦口展兩手投崖下愈達旣已無
可奈何更攜二妾奔別崖砦中砦多刺棘男婦數十
人先伏處未幾搜牢兵至愈達遽墮發仆地而張氏

曲○折○如○見○

○寫○急○遽○中○情○事○

○省○得○妙○

投崖死矣。愈達出金進兵，兵得金去。汪氏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朱纓窄袖者，拔刀南向立。諸小卒執鎗挺東向，侍指揮巡邏山前後，爭惇無人狀。汪氏乃大哭曰：「君善自保，聳身。」投崖石石右。

寫死狀妙

擊句搏于崖左。若支解，然是夜雨甚，兵宿。崖頂明。

晨兵退，諸鄉人婦與愈達同伏岩中者，皆得免。

上結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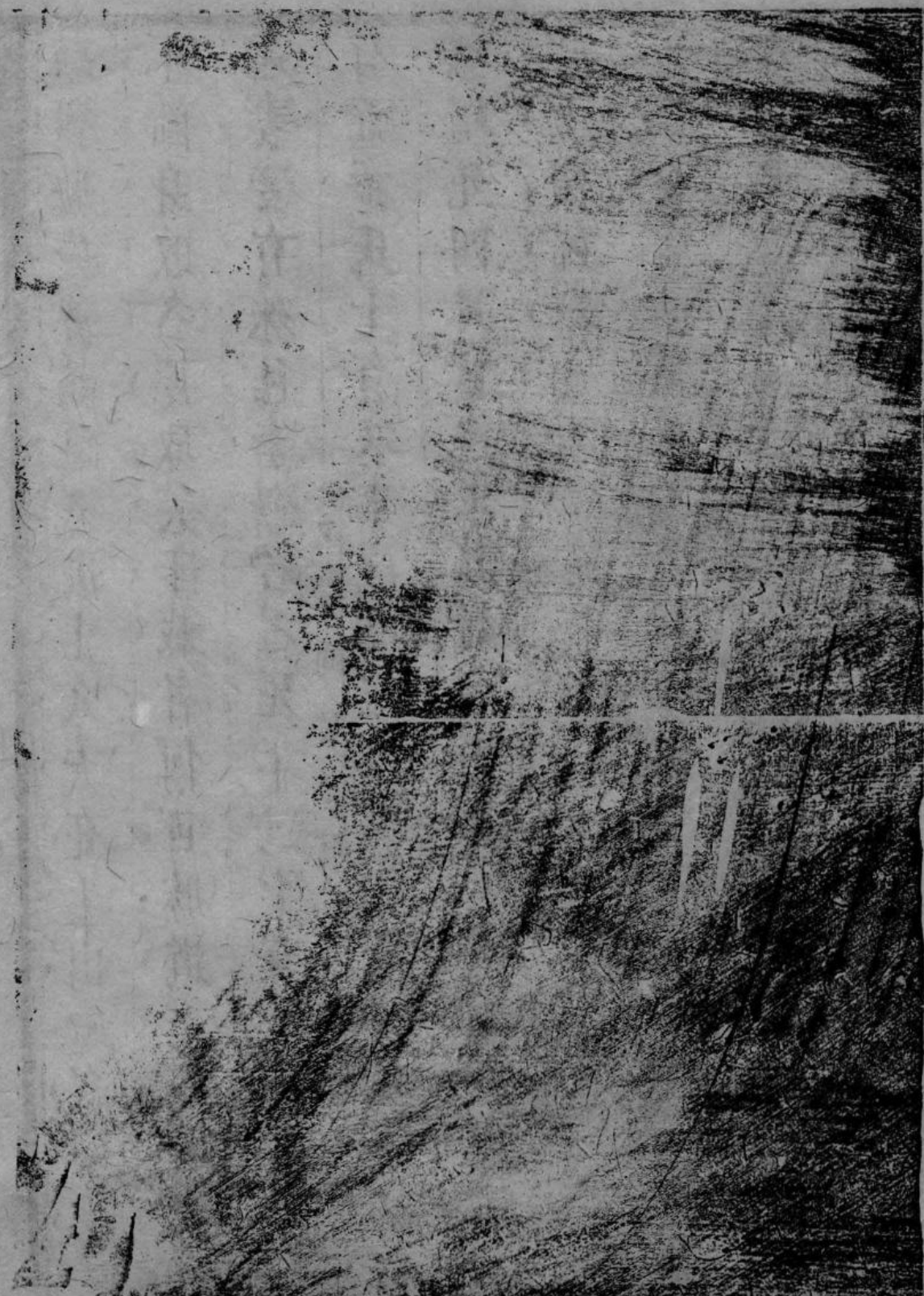
魏禧論曰：三烈婦，誠少須臾，緩其死，則皆可以不死，而竟死。或曰：天也。句非與烈婦計須臾，緩其死，則懼夫求死而不可得也。求死不得，死與可以不死而死。

孰得孰失亦講之久矣士大夫死生出處之際濡忍不斷身敗名惡取笑千載者何可勝道也孔鼎曰愈達妻妾有殊色李烈君之死年三十有九汪氏二十有五張氏十有八李烈君之爲教亦奢矣豈非然哉烈婦死四日愈達求其屍合而葬之人過其處者皆呼三烈婦墓

又歸到教字妙

俞右吉曰寫三人正氣處各各生氣不同用襯筆處俱是化工此神化超絕之文不可思議

倪閻公曰必傳之文前後論贊逼真五代史



○○明右僉都御史江公傳

公名東之字長信歙縣人也少爲諸生性剛有大志以澄清天下爲己任中萬歷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視皇城駙馬都尉侯拱辰

車騎闌入御道公叱之出都尉

皇恐謝錦衣衛指揮徐爵者司禮監太監馮保假子也與江陵相爲腹心氣勢熏灼公卿皆由關說爵嘗乘驢擅出入東安門一日與公遇執其驢付所司罪狀爵因以撼保疏曰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嘉靖間

犯罪發遣潛逃在京夤緣武職又復倚勢張威竊弄
朝政如王國光之欺侮陛下黜之爵乃揚言曰此我
罪之馮司禮者也梁夢龍之謙謹陛下用之爵乃揚
言曰此我荐之馮司禮者也夫爵果能進言於馮保
保果信任爵與否臣不敢知但爵身爲錦衣衛官未
嘗一日至錦衣衛堂上臣每巡視皇城輒遇爵由東
安門進守衛官軍不敢問其行跡不知爵奉何職役
而○出○入○禁○闔○欲○何○謀○議○而○常○居○直○廬○也○且○夢○龍○謝○恩○
之○日○卽○往○拜○爵○門○舉○酒○款○洽○二○鼓○始○返○朝○臣○及○市○井○

細民無不知之夫馮保累勞年久未聞干預外政爵指之以邀惠大臣是誤保不能永其終譽者爵也夢龍初掌銓衡未聞親爲不善爵誘之以交結近侍是誤夢龍不能正其始進者爵也雖然誤保與夢龍此猶小者陛下德追堯舜威服中外大小臣工奉法唯謹而爵以狎邪小人竊美於下虛張聲勢肆無忌憚不敬之罪孰有大於爵哉伏乞聖明大奮乾剛將徐爵勅下法司追論原罪或不卽加顯戮亟行竄逐庶內臣無由招議得保其近侍之榮外臣無由夤緣可

塞其官邪之徑。將見官府肅清。而威權不致下移矣。疏入。上震怒。收爵論死。而保亦尋誅。竄先是。巡撫王宗載與御史于應昌等合謀竄殺直臣劉臺。以媚江陵。至是。宗載爲右僉都御史。公露章劾之。疏曰。頃者陛下允臺臣請復建言之官。天下臣民感激泣下。以爲主上如天之尊。不難于悞聽之悔。使困抑之臣復見天日。唯是死者不可復生。忠義之魂不得聞見。陛下卽重哀矜。亦無可施。此人心所以感戴聖恩益切。而追恨邪臣益深也。故大學士張居正十年勤勞不